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500多万，是之前100年留学规模的近10倍

# 亲历四十年前首批公派赴法留学



从几十人到几百人,从一所学校到十几所学校……

## 海归教授走出特色援疆路

■本报见习记者 李晨琰

今年7月16日,在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新疆阿拉尔市著名的“沙漠大学”塔里木大学内,数百位学生齐齐为邱夷平过起了生日。这位东华大学纺织学院特聘的海归教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学者讲座教授听着生日歌、看着祝福视频,一时

情难自禁,掉起了眼泪,站在一旁的学生贴心地递上了纸巾。邱夷平说,他掉的眼泪饱含对新疆的爱、援疆的情以及对学生的情怀。

在新疆,邱夷平已经过了八个生日,也记录着东华大学援疆实践团走过的八载光阴。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一批又一批大学生用实际行动给予了他最肯定又坚实的回答。

### “六有”青年坐40小时硬卧,一路向西

“走,去新疆看中国最好的棉花!”7月13日,上海站,第八期援疆团的师生们告别亲友、整装待发,准备从上海坐硬卧前往新疆乌鲁木齐,途中他们将经历40小时的颠簸,一路向西。

2011年,在东华大学校园网上,有人发出一则倡议:“现在的学生谁敢坐几十个小时的绿皮火车,重走当年十万上海知青援疆路?”这个人正是邱夷平。有一次,他听学院里的一位老师感慨:“现在的小孩子吃不了苦,恐怕没人愿意坐火车到新疆。”邱夷平则当即反驳,因为他始终坚信着,年轻人心怀梦想,有毅力克服环境的艰苦,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果然,邱夷平发出倡议后,学校里有数百名师生响应。同年,东华大学纺织学院组成第一期暑期援疆实践团,老师与学生浩浩荡荡几十号人便真就坐了40多小时的火车跨越4000多公里路程,从东海之滨奔赴西部边疆。乌鲁木齐、阿克苏、喀什……师生们开展以纺织产业调研与授课为主要内容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一口气跑了46家工厂。

今年,招募信息一经发布,从本科一年级到博士生一年级,东华大学纺织学院的学生们参与热情高涨。

此次援疆前,邱夷平要求东华大学参团的43位学生进行每周三次的体能训练。“从3公里、4.5公里到6公里,公里数逐渐增加;从五月底到六月底,为期整整一个月。”东华大学纺织学院纺织材料与纺织品设计研二学生亦是第八期援疆团团长吴澜涛告诉记者,东华“夜跑团”也成了松江大学城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夜跑,不仅能锻炼学生们的意志,同时能增加他们的友谊,给予他们克服困难的勇气。

渐渐地,这份热情蔓延到了其他高校,八年来援疆团也在不断扩大。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武汉纺织大学……各地纺织学科排名靠前的几所高校纷纷报名参加,今年来自全国12所高校的125位大学生参与其中。邱夷平很欣慰地告诉记者:“来这里的都是‘六有’青年;有理想、有担当、有智商、有情商、有颜值、有肚量。”

### 走进中国纺织业源头,用心为当地企业谋发展

“纺织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科学,纺织业对人才实践能力的要求很高。”作为一位曾在美国学习、工作18年的“海归教授”,邱夷平对纺织人才培养很有自己的一套。“纺织专业人才培养,必须走出学校小课堂,走入社会大课堂,对接社会需求,实践育人才能培养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对纺织学科人才来说,新疆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全世界有四分之一的服装在中国生产,而其中,新疆服装年产量达八亿件,我国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棉花产量来自新疆。

邱夷平深知,作为纺织专业的学生,必须要走近纺织业的源头,才能从根本上了解中国纺织业。去年,东华大学暑期援疆实践团正式更名为“一带一路”全国大学生纺织援疆实践团,就此翻开了全国大学生援疆新疆纺织业的新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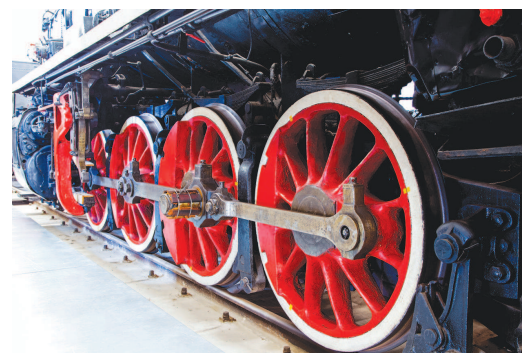
7月17日开始,第八期援疆团的15支小分队将奔赴各地,深入新疆纺织服装产业一线,除了为当地相关企业员工、棉花种植户等讲述专业基础理论知识,还将为当地员工进行现场教学。

走进喀什当地的服装

企业,教基层员工服装的打版制样,如何用CAD(计算机辅助设计)设计服饰;迈入阿拉尔市飞龙纺织有限公司,将前沿的纺织技术带给当地纺纱厂的员工……把技术手把手教给当地人民,用心为当地企业谋发展,援疆团的特色援疆脚步从未停歇。

“以前一直认为,参与暑期实践主要有利于学生,但随着援疆团到新疆各地,看着当地员工渴求的眼神,你会发现这里的人民是非常需要知识、需要我们的。”吴澜涛介绍,和上一次到这里来以调研为主不同,这一次是以授课为主。

而在这里给当地员工“上课”时,有时候,学生们心里也有些发怵,邱夷平便教导他们,“别人叫你老师,你就答应,不要害羞。”



### 一次援疆行,终生援疆情

每年往返新疆不少于四次,奔波于新疆各大高校和企业间。邱夷平始终坚信着,精神传承不能只靠语言和文字,“实践是最重要的,要通过物理手段!”实践育人就应该扎根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援疆团的根本目的还是育人,这是邱夷平的心愿。

如今,他的心愿就要完成了。无论是屯垦戍边的老战士抑或是曾经参团的带队老师、学生,不断有人重新回到援疆团的大家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浙商证券研究所纺织服装分析师项周瑜曾是援疆团第四期团长,当年还是东华大学纺织学院纺织工程专业研究生一年级的她带着小分队前往阿克苏纤维检验所,走遍阿克苏、博乐、石河子……摸清新疆各个棉花主产区的棉花种植情况,了解农民棉花种植意向与企业相关情况。她至今仍记得在阿克苏柯坪县调研时,那里的百姓虽经济条件不好但看到学生的到来,依然杀牛宰羊,好不热情。本是新疆伊犁人的她此次又再次回到了第八期援疆团,“我爷爷那辈人,年轻时曾从徐州来到新疆伊犁农四师为国家建设服务,我也要向爷爷学习。”

同样的,第五期援疆团团长、现为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项目经理的张琳婕,曾走遍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八县一市,准备了十二门专业课程与那里的政府与企业人员分享。在授课过程中,张琳婕发现当地人对前沿知识非常渴望,甚至许多养殖业、畜牧业的从业者都来听课,“不断有当地企业向你发出邀请,他们非常尊重我们。”始终割舍不下新疆的她此次也回到了援疆团,“受邱老师影响,我想和大家一起回新疆作贡献!”

八年来,东华大学以及全国其他纺织类高校的500余名大学生参加援疆实践,纺织学科专家、中青年教师、辅导员等80多名教师参与培训指导。师生们先后在各地开设培训课程超过100门,培训新疆纺织服装产业基层员工7000余人次,真正将纺织科技援疆落到实处。

邱夷平在援疆的路上走了八年,将先进技术知识传播到新疆。从北疆的乌鲁木齐、博乐、石河子到东疆的哈密再到南疆的库尔勒、阿克苏、和田、喀什、吐鲁番……可以说,援疆团的足迹遍布天山南北。“一次援疆行,终生援疆情。”这句始终被邱夷平挂在嘴边的话,由援疆团的师生们身体力行地实践着。

### 奖学金经费管理,由“小包干到大包干”

学习。学习内容非常丰富,涵盖法国语言、文化、文学、历史、政治、经济等。

我们多数同学当时年龄在18-20岁之间,还有两位辅导员(出国前是大学的年轻教师)。法国地区学生事务管理委员会(CROUS)和学校给中国留学生创造了较好的条件:专门留有一个房间,给中国留学生准备了电视机,大家可以在这里看电视和聚会。改革开放之初,对公派留学生,有一系列很细的管理规定,有些是从安全考虑。例如,我们每周都按期进行集体学习和活动;再如,如果同学离开学校外出,就要向辅导员请假,并要求两人以上同行。

我们当时按照中法两国政府互换奖学金协议,享受法国政府对外国留学生提供的奖学金,每人每年大约几千法郎——这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富裕”了,比中国驻法国大使的工资还要高。

有意思的是,改革开放之初,按照规定,这个奖学金不能自己留下。我们19个人中,有一位同学兼任会计,专门负责账务的统一管理。我们基本上是吃多少少报实销,日常只有几法郎零用钱。后来有一天,我们突然接到通知说,可以把省下来的饭费发给大家,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一天没在学校吃饭,省下来的钱就是自己的。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开始实行饭费包干制度了,就是把饭费发给大家,大家可以在这里看电视和聚会。一开始,辅导员老师统一买食堂饭票发给我们,后来直接发现金给我们了。

关于公派留学生能否全额支配外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简称“奖学金归己”)问题,这里补充说明一下:我后来在教育部工作时,亲身经历了中国政府对奖学金管理政策的调整。大约在1981、1982年的时候,一些在外的公派留学生和驻外使领馆负责留学生管理工作的同志认为,奖学金应该按数归留学生,不必上交。他们就给政府写信,希望改变管理办法。当时,政府经过认真研究,很快就调整了政策,奖学金经费管理由“小包干到大包干”,到最后完全归留学生本人。40年后来看,当时这个奖学金管理的例子,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是一步走过来的,是一步步朝前推动的。

而对我们19位同学来说,稍感遗憾的是,我们在法国的学习只持续了三年。当时法国大学本科学制实际是四年,分为第一年、第二年(DEUG),第三年(Licence),第四年(Maitrise),可以说没有学完就回国了。

### “出国留学人员”这个词,是中国的创造

“Foreign Students”“Overseas Students”等,这中间的“Students”指的是在高等学校中注册读书的学生。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在选派人员出国学习时,就有意识地选派人员分为三类:一是大学本科,二是研究生,三是访问学者、进修人员(指学校里的老师或科研机构里的研究人员,他们出国学习进修一至两年,不以获得学位为目的)。我们创造性地把这三类人统称为“出国留学人员”,而英语中的“Students”一词是不能完全地表达中文的“留学人员”的内涵的。

其实,在中国的出国留学政策中,国家公费派遣本科生一直是非常少的,派遣研究生相对多一些。自1980年代中期直至21世纪初,可以说,派出的“国家公费出国留学人员”中,进修人员或访问学者占了多数。

### 中国留学事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原则和理念

周年纪念大会上,明确指出了新时期中国出国留学工作的16字方针: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

40年来,我国留学事业在长期探索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原则和理念,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特别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党的领导为做好留学工作指明政治方向。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从民族复兴的历史高度出发,才铸就了今天蓬勃发展的留学事业,因此,必须坚决贯彻党对留学事业的领导和工作部署。

第二,解放思想和充分自信为做好留学工作奠定思想基础。因此,必

1978年,作为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的第一批国家公派本科生出国留学,我参加高考、进入大学学习、参加出国留学考试,以及在法国学习三年中的一些往事,可以视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那段历史的个体缩影。

我于1976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附中。1977年,在国家决定恢复高考的背景下,我顺利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西语系法语语言与文学专业。

我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习了几个月后,有一天,我的恩师唐志强教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学校经过研究,选中你作为三位候选人之一,去参加国家公费出国留学考试。”我激动得一夜没睡,因为在此之前,我都没听说过还有公费出国留学这样的好事情。记得考试地点就在北京语言学院。非常幸运,我被录取为第一批赴法留学生。

1978年10月,我和另外18位同学如期前往法国。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从首都机场飞往法国巴黎。因为是公派留学,教育部按国家规定的标准给我们发放“置装费”,在红都服装店量身定制西服套装和大衣。大家的西服颜色很统一,以深蓝色为主,非常醒目。一下飞机,外国人一眼就能认出:这是一批中国留学生!

中法两国政府对我们这一批留学生很重视。在巴黎受到了法国全国学生事务管理委员会(CNOUS)的热情接待后,我们被送往雷恩市,进入布列塔尼雷恩第二大学开始了三年的

1981年7月我回国后,被分配在教育外事局出国留学工作处工作,让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感受、参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出国留学制度的变化。

为理解今天的出国留学和赴法留学,改革开放之初出国留学的一些相关情况有必要在此说明一下。

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扩大派遣出国留学学生的指示精神,当时中央批准,每年从国家珍贵的外汇中拿出一定的额度用于选派国家公费留学人员,每年按派出3000人规模做计划,约按每人一万美元做年度预算。这就是“3000名公费留学人员计划”,也就是“国家公费出国留学人员”的主体部分。这个计划中约60%安排选派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生和教师,约40%安排选派科技和企业等机构的人员。

当时派遣的对象国家主要是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以上“国家公费留学人员”中实际上包括了“互换奖学金”的情况,也就是对方国家政府提供给我们留学生奖学金,中国政府也

梳理从1978年到2017年底我国出国留学的相关数据,不难发现,留学回国人数稳步提升,高层次人才回流趋势明显。改革开放40年来,各类出国留学人员中,有共计313.20万名留学生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留学生人数的83.73%。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出国留学人员工作,在派出、服务、管理、回国等方面的法规、政策、制度不断完善,特别在留学人员回国发挥作用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计划。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留学回国人数的不断攀升,已有231.36万人学成回国,占改革开放以来回国总人数的73.87%。

留学事业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留学工作既是国家强盛和民族自信的体现与必然选择,也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综合国力提升。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在庆祝欧美同学会成立100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前的1978年10月6日20时,笔者与另外两位辅导员留学生和16位本科留学生,在北京登上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班机前往法国,开始了我们留学法国的历程。当时离开北京和抵达巴黎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时光如梭,40年弹指一挥间!

■江波

### 我国五代留学生中,涌现出一大批精英

每当我们这一代出生在1950至1960年代的人回首亲身经历的40年,亲身见证的中国励精图治的巨大变化时,总是感慨万千。这40年是中国逐步由“百废待举”走向“百业兴旺”、由“站起来”走向“富起来”并开启“强起来”新征程的40年。40年也见证了我国成为世界上人数规模最大的出国留学生源国家。中国每年出国留学人数从1978年约500人发展到2017年60多万人。1978年至2017年,我国累计出国留学人员已经达到519万多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或称“派出国”),2016年赴欧美留学人数是世界第二大派出留学生源国家——印度(约17万人)的三倍多。

40年来的出国留学,是中国近150年来的留学史,也是近代和当代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后半叶,以早期留美幼童和海军留欧学生为代表的数百名学子(有学者统计为近500名)开启了中国近代官派出国留学之路,学界称之为第一代留学生。20世纪上半叶,先有赴日本学习为主的留学生(1900-1911年间),后有扩大到赴欧洲各国学习与勤工俭学的学生(1910-1948年间),学界称之为第二、三代留学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60年代,赴前苏联及东欧有关国家留学成为主流,有人称之为第四代留学生。而改革开放40年来,留学人数累计达500多万人,他们被称为第五代留学生。

我们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前近百年来几代留学生人数累计数万人,而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留学规模是之前100年的近10倍。150年来的留学潮大浪淘沙,孜孜以求的五代留学回国人数稳步提升,高层次人才回流趋势明显。改革开放40年来,各类出国留学人员中,有共计313.20万名留学生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留学生人数的83.73%。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出国留学人员工作,在派出、服务、管理、回国等方面的法规、政策、制度不断完善,特别在留学人员回国发挥作用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计划。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留学回国人数的不断攀升,已有231.36万人学成回国,占改革开放以来回国总人数的73.87%。

